



寶銀向

(物讀童兒年少)

著 右 軍

行印店書北東

天剛浮起魚肚白色，樹林子還是藍沉沉的，司號員們『練習』的號聲，就划破了清晨的靜寂，在村外杏樹林裏嘹亮地響起來了。向銀寶聽到這號音，就悄悄地爬起來，溜出營部跑到杏樹林去。向銀寶是一個通訊員，自己沒有號，所以只好打游擊，吹人家的。有時他很早就爬起來，天上還有星。他躡手躡腳到司號班去。搖醒他的朋友鄒桂鵬，低聲地叫：

『練習了，起來吧。』

鄒桂鵬打亮電棒，看看擱在窗台上的日字鐘，就壓低嗓子罵道：

『鬼催你來了，才過半夜咧。』

向銀寶黑黑的圓臉，營部的人都叫他黑棗。他只十六歲，性子



『吧來起，了習練』

很倔強；但又聽話，溫存，甚至於好哭。身體也不怎麼好，常咳嗽打擺子。他喜歡擠在司號員身上那枝閃着黃銅色亮光的軍號。他想：『會吹號多好啊，在火綫上，腳腳腳，衝呀！』這樣，黑棗就常跟司號員混在一起，學起吹號來了。小鬼們玩打仗的時候，黑棗總是當司號員的。起初，他捏圓小拳頭當號吹，但大家都反對，說『不像號』；向銀寶想了想，就決定用哨子當『號』了。他規定吹一下是『前進』，吹兩下是『衝鋒』，三下是『追擊』等等。但小鬼們又說打籃球打排球上課排隊才吹哨子！吹哨子不像打仗用的。營部李支書也和他開玩笑叫他『司哨員』。有的見了他就說：『噫，司哨員，吹了個「衝鋒哨」吧！』弄的黑棗很不好意思吹哨子了，可是『怎麼辦呢？』黑棗就用自己每月積下來的零用錢，偷偷摸摸地到洋鐵鋪子裏買來一把小孩玩的洋鐵喇叭。他在號頸上纏上一串五色珠子，這樣，在玩打仗的時候，他就把洋鐵喇叭掛到肩上了。

可是假的還是假的，他寫給三營一個小鬼的信上說：『……和真的沒差別。就是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吹起來呼呼呼，李支書笑我說像毛驢叫咧。』

開『七一』晚會的那天晚上，天快黑了。向銀寶和那鄒桂鵬練完了號，就順着一條小道向掛着煤汽燈的會場走去，他膽怯的向他的朋友說：

『我差不多就能當司號員了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嘛。可是——你膽小，還怕鬼咧。』

『你不怕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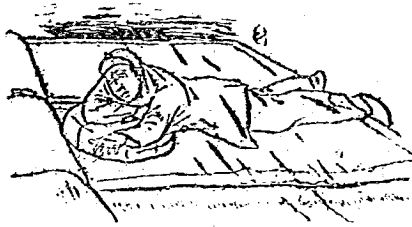
『我怕還成，我是共產黨員！』鄒神氣地說。

說糟了！『我是共產黨員。』這句話對於向銀寶是太嚴厲了。他受到了刺激。就獨自跑了回去。一跑進屋裏，他就伏在揹包上哭起來。『鄒桂鵬是黨員，金鳴是黨員，郭秀明是黨員，就只我不

是，多丟人哪！」他傷心的想。黑棗很想入黨，他認為『要徹底幹革命，就要入黨。』可是，他只十六歲半，不夠年齡。所以他不高興當小鬼，有時做夢做入黨的表，他端端正正兩個字，黑棗把『七』像怕寫成『六』字似的地想：『當小鬼吃不開，不叫猜大槍下連隊，……』

營長在會場上沒看支書去找。李支書跑到寶看見了他就從炕上跳

亮電棒照他的臉。黑棗淚水還沒乾咧。李支書笑着說：



「明是鄉黨，桂鵬是黨員，金不，金是，黨員丟人，郭秀！」

到李支書叫他填地寫上『十七』字看了又看，好。現在，他傷心，排隊排在末尾也不叫入黨……

到黑棗，就叫李通訊班裏，向銀下來。李支書打

『誰吃你的冤枉了？黑棗。』



『。黑棗？了冤枉的你吃誰』

黑棗默默地站着，不喘氣。

李支書拖起他的手就走：

『看晚會去，大家都熱熱鬧鬧，你就悶在屋裏哭。』

一提到晚會，向銀寶就突然倒到炕上哭泣起來。一面賭氣的說：

『我不去。』

『哦？』

『不去——我沒心思看晚會，我不是黨員！』

李支書完全明白了，坐在炕沿上，撫摸着黑棗的頭髮，用手巴掌輕輕拍他的面頰，並且抱他坐起來，安慰他：『傻孩子，你不是

排上的黑棗，你還會長呀。我像你這樣當小鬼的時候，也不是黨員嘛。入黨是有一定年齡的呀。」

黑棗順從地聽着，睜大他的那雙黑眼睛，信任地望着支書，默默地跟着到會場上去了。走到街上，李支書逗他講話：

『下回打仗，營長說給你吹一次號呢。』

『哄我？』向銀寶的眼睛發亮了。

『營長說你的號吹得比人家好哩。』

向銀寶快樂起來了。

『七一』之後約莫兩個禮拜的樣子，他跟着部隊去打仗。當天夜晚，隨營部住在石門，離攻擊目標五里地外的一個村裏。向銀寶這幾天又咳嗽打擺子了。他害怕營長看出了，不帶他到前面去，所以挺起胸脯來走路，裝沒病的樣子，可是營長還是看出了。嚴厲的說：『亂彈琴，快睡覺去！』黑棗不高興地爬到炕上去。可是就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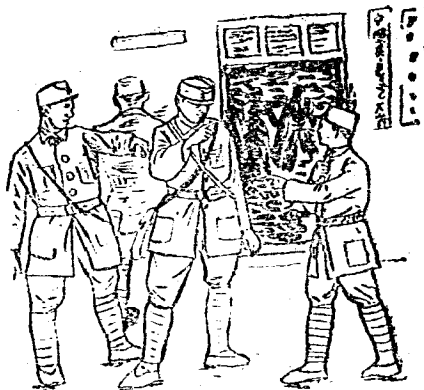
昏沉沉地睡着了。夜間十一點：營部悄悄地向前面運動了。李支書正在準備到前邊去，黑棗醒來，發覺營部很靜；只聽見碎石街道上悄悄地迅速地運動的脚步聲。戰爭的經驗使黑棗本能地覺得『他們打仗去了。』他恐懼地跳起來：揩上短馬槍。跑到大廳裏去。李支書安慰他：『不到前邊去，我就要睡覺了。』可是，怎麼說黑棗也不相信：

『哄我。你掛着槍和皮包幹什麼？』

李支書笑着說：『到前面去看看隊伍就回來的。』可是黑棗死纏着支書說：『看看我也要跟你去。』正在這時候，營長從屋裏出來，嚴厲地說：

『你去幹什麼，亂彈琴？睡覺去！』

黑棗低着頭，沉默着。小腦袋斜斜地垂落到肩胛上，扁着嘴。突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營長，心裏感覺雖有點麻煩，但還是想勸



『快去睡覺！』

慰勸慰他，就把手放在黑棗肩
上，很溫和的和他解釋着：

『你病嘛，怎麼能去呢！』

『我沒病。』

營長摸着黑棗的額角：

『不成！你又要打擺子了。』

『沒打。掛花也要上火綫嘛』

這話是多麼堅決啊！營長再也不好拒絕了，就這樣黑棗快樂地
跟營長和文書到火綫上去了。

營指揮所設在一座小柏樹林中。在面前，是敵人的據點，子彈
在近處畫紅綫似的閃光，手榴彈短促地粗暴地爆炸着，噴射出赤紅

色的火燄照亮了柏樹林。子彈聲在指揮所周圍嘯嘯地飛着。黑棗躲在柏樹林裏，睜大黑眼睛看着面前的耀眼的紅光，着急地想着：『爲啥還不衝進村呢？』他真想跑到打仗的地方去。可是營長叫他待在營指揮所裏不要動。黑棗悶得慌，覺得受了委屈。他埋怨着：『幹麼把我當病號呢！』但他不敢喘氣，因爲營長正緊張地在指揮着眼前的戰鬥。李支書、通訊班長、通訊員、衛生員都在忙碌着。但是，在半夜兩點鐘光景，他被派去送命令了。打得很緊，營長看着眼前前的彈光。靈敏的向銀寶知道營長有事情要叫人做，就大膽地說：

『要送命令嗎？營長。』

『你不能去。』

『我能去，我沒打擺子嘛。』小傢伙說話了。

營長看了小鬼一下，就說：

『去吧！找到二連長告訴他，要強攻，聽清楚了嗎？』

『聽清楚了，要二連強攻。』向銀寶響亮而明確的說，並且像從籠裏放出來的兔子似的，竄過側邊一小塊平地，溜進營長告訴他的一條隱蔽的溝子裏去了。

向銀寶抓緊背後的馬槍柄，彎了腰在火網下跑着，他臉上開始燒起來。他想：『打擺子是窮人病，你一跑路這兒擺子就不打了。又想：要強攻！營長有辦法，一準打開這王八窩。』不到半點鐘他就完成了任務。帶着二連長的報告跑回來。向銀寶清楚的轉達着連長的話：

『營長，告訴連長了。連長說咱們已衝垮了敵人的村口工事。五排佔了村北高房向街裏擲手榴彈哩。連長說敵人還頑強抵抗，還企圖反攻——報告完結。』

營長點頭，轉向鄉桂鵬：

『叫二連預備衝鋒！』

向銀寶的病，被剛才的工作熱力所壓制着，等他向營長報告完了，就又發熱，臉上被炙得通紅，身上也像被火燒着一樣。他不敢喘氣，只是用手肘頂住額門靠在一株柏樹幹上，閉起眼睛，但立即，他聽見預備衝鋒號聲突然停止了。黑棗跳起來跑出去。他看見鄒桂鵬掛花倒在地上。他又忘記了發燒，黑眼睛閃着憤怒的激動的亮光，跑到被機槍火力掃射着的地方，從鄒桂鵬身旁拾起軍號，拿起來接着吹預備衝鋒號，營長向他叫着：

『注意隱蔽，進來一點！』

可是，黑棗一直站在鄒桂鵬受傷的地方，完成了鄒桂鵬剩下的任務。然後，他又膽怯的看着營長，怕營長責罰他沒有命令他吹號他就吹起來，並且就心營長不叫他揹鄒桂鵬的號。可是，營長讚許地看了他一下，並且說：

『把號揩起。』

黑棗緊張而迅速的把軍號掛到肩上去。又幫着李支書和通訊員把鄒桂鵬抬回到柏樹林裏。這樣一搞，他全身都出冷汗，眼前一陣黑，想倒下去。可是營長又在外頭喊他：

『向銀寶！』

『有！』黑棗擦着額上的冷汗，響亮的答應着，跑到營長的跟前。

『吹號叫三連前進！』營長命令。

黑棗迅速地從肩上取下鄒桂鵬的軍號，面對着密集的彈火，吹起前進號來。像一切司號員的姿勢一樣，黑棗把左手撐在腰間，右手拿起軍號，小腦袋微微仰起。他在機槍火力網下站着，掃過來的機槍子彈在腳下捲起了塵土。在彈火的紅光中，小黑棗揩着短馬槍，是這麼小，然而這是這麼嚴肅，沉着而堅定！他剛吹完，覺得氣

很喘，但營長繼續下命令：

『站進來一點，叫二連衝鋒！』

敵人發現了營指揮所，輕重機槍火力都更密集地向這面掃過來。我們架在指揮所側面的營重機槍排也向敵人開起火來了。整個柏樹林都沖起紅光，噴射着藍黑的彈烟，被照亮了的營指揮所的樹林，好像是燃燒起來了。但是小黑棗沒有聽營長的話站進來一點。他只聽見營長叫吹衝鋒號的命令，他站在原地方吹『噠噠打打噠：：』尖銳悲壯的衝鋒號聲，響亮地飄動在這保定西郊的靜夜的平原上，緊跟着這進軍的號角，前面各隊部響應起來的前進號聲，從敵人的四面響起來了。接着是『呀呀』的喊殺聲和手榴彈的密集的爆炸。

向銀寶的衝鋒號還沒吹完就受傷了，這小鬼好像沒受傷，一直把衝鋒號吹完才倒到地上。他手裏還緊緊地拿着軍號哩。

邊跑出來了。

營長蹲在地上，解開黑棗的衣服檢查傷口。黑棗重傷了。着了兩個重機槍彈，右胸旁一個，左腹部一個，他向緊張地走過來的衛生員說：『趕快上藥！』



這小鬼把直衝鋒號吹完，受傷沒像好鬼小這
一，傷受沒像好鬼小這

支書和通訊員把黑棗抱回樹林裏來。營長低聲說：『輕點輕點。』

通訊員把向銀寶放下柏樹林後邊的空地上。卸下他的馬槍來。

『到後面去搞付担架來。』營長吩咐身邊一個通訊員。通訊員從樹林後

衛生員蹲下去裹紫傷口，但傷太重，血止不了，大量的血不斷從傷處流出，把地上的草都染紅了。並且由於胸部受傷，血也從嘴裏迸出來，溫度開始降低，原是發燒的漲紅的臉，漸漸變成冰冷和發紫的了。向銀寶因傷痛而叫喚，痛苦的抽動着身子。營長摸着他的冰冷的額角，額上流着很大粒的汗珠。營長低聲叫着：

『黑棗，黑棗。』

黑棗睜開眼睛。這時通訊員帶了一付擔架進來。營長說：

『你不要着急，黑棗，擔架來了，到後邊去。』

『不去，營長，我要跟你待在這裏。』

『你兩處掛重花呀！』

『不——去。』黑棗微弱地說。

傷勢實在太重，不能上担架。營長考慮了一下，就又讓黑棗留下。並且營長要注意前面的情況，就吩咐李支書關照向銀寶，自己

出去了。向銀寶的神志很清楚。他手裏還緊緊的捏着軍號，通訊員想從他手裏拿開。但是，他捏得更緊了。固執地說：

『我要。我還要吹。』

然後又看着支書，聲音是微弱的然而清楚：

『李支書，咱們衝進村去了嗎？』

『咱們正衝進去咧。』

『我吹號吹錯了嗎？』

『你得吹很好，你一吹衝鋒號，咱們部隊就衝進街去了。』
這是事實，部隊已經衝進了村。

正在村裏殲滅着敵人。機關槍聲漸漸稀疏下去了。

『李支書，咱們不能讓一個王八鬼子跑掉呢？』

『放心，黑棗，半個也跑不掉。』

黑棗因逐漸興奮而傷口更痛。叫喚着：胸部和腹部抽動着，而

一抽動就更痛了。溫度也繼續下降。嘴裏仍然流血，但黑棗還是很興奮。支書禁止他說話：

『你是聽話的，不要說話。咱們這番打了勝仗，有很多勝利品。回去叫營長給你一把繖來敵人的軍號。只是現在不要講話。』黑棗順從的沉默着，並且因為傷痛而昏迷過去。但不多一會，他又清醒過來。他看着李支書。他的眼睛一點痛苦的表情也沒有，而是天真和安靜的。他用舌頭舐着從嘴裏流出來的血，細聲的說：

『我不光要要軍號了。李支書。』

『那你還要什麼呢？』

『我——我要請求兩樣事。』

『你說好啦，銀寶。』

靜了一會，他斷斷續續地說：

『我能當司號員嗎？』

『能，銀寶，你是咱們模範的司號員。還有呢？』

黑棗又靜了一下，羞怯的看着李支書，動了幾下嘴唇，想說又不敢說。李支書看出他不好意思來了。就鼓勵他：

『沒有關係，咳？』

『

『我要——我要加

入共產黨，我够格嗎？

『他的黑眼睛盯住李支書。

『你够格了，黑棗，你是一個小共產黨員，咱們營上一個英勇的小布爾塞維克。』李支書的眼睛，緩緩的流下眼淚來。



「你是一個英勇的小共產黨員，咱們營上的一個小布爾塞維克。」

『我差一歲呢？』

『沒有問題，銀寶。』

『不哄我嗎？』

『支書從來不哄你嘛。你放心吧。我告訴教導員，我幫你填表，我介紹你入黨。』

黑棗的眼睛發亮了。閃着異常的滿足和歡喜的光輝。他慢慢地舉手到帽邊上，微弱地然而清楚地說：

『敬禮』

李支書還禮，然後，黑棗的打顫的小手，無力地重落到胸前。他的黑眼睛最後閃動了一下，看着支書，好像是說『支書，可不能讓鬼子跑掉一個！』於是，眼皮垂了下來。李支書擦着眼淚，低着頭。

敵人殲滅了，營長走進樹林後邊來，看着傷口還流着血的黑

來，
沉默着，
垂下了頭。

向 銀 寶

1949.3 再版

著 者 軍 右
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
發 行 者
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

總店：瀋陽市馬路灣

分店：瀋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齊齊哈爾
吉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
平、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瓦房店。

滙・10001—20000・

#82

375040

2

375040



寶 銀 向

1912.3.15 附 送 10001-20000

（日本貨幣）